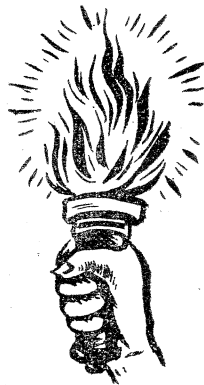


☆☆究研的道味☆☆
☆☆畫鳴淨 作明德☆☆
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

三、空中莊嚴

這世界的虛空，並不落雨雹，也不降霜雪，按着晝夜，分為六次，向下落花，五色繽紛，香氣馥郁，又好香，又好聞，落在地下以後，都依着次序鋪成各種花紋的地毯，那寶樹上的雜色各鳥，又常向這花雨裏忽翹無量，放出和雅的聲音鳴唱，更有無量的樂器，如彈的琴瑟琵琶，吹的笙管笛簫，敲的鐘磬鼓，拍的板鈸鐃等等，這是我們叫得出名來的，那些叫不出名來的，就無法細說了，都在空中飛來飛去，自然演奏，梵音頌頌，聽了真使你

心中清淨和悅，更有些五光十色的幢幡寶蓋，飄飄搖搖，上上下下，好像是霞飛雲流，更有些樓閣寶塔，有時行駛，有時停駐，忽而聚在一處，忽又散在四方，與那些樂器、幡蓋、落花、飛鳥、往來穿插，好像擲梭織錦，絲是奇觀，有人說，這怕是科學世界吧！不、不、科學世界的陸水



佛教決非崇緩和消極！

嚴祖馨

十五日 一月
廿日報刊

佛先生的「緩不濟急」，針對着胡適之先生的「緩」的專論。旁證博引，可稱決大大文。

人們治學和治事，究應「緩」抑「急」，抑須中庸之道，不涉本文寫作範圍。惟傅隸樸先生引證了：「宋朝一代苟安的心理，一半也由於理學家們天天講明心見性，把知識青年的朝氣消磨得一乾二淨。」和「宋朝那批理學家們，在大門外高掛孔家店的招牌，在大門裡却做着拜佛參禪的勾當」。並引「朱熹說：『釋氏性理之間，略見得心性的影子，却不見裡面許多道理』」。便是理學家心性之學來源的供招。因為佛禪的真理，都是積力久始見工夫的，所以他們戒急從緩」。循文釋義，是宋朝理學家們的心性之學來源，是從佛禪來的，而佛禪是主張緩的，所以養成了理學家們把青年的朝氣消磨得一乾二淨。這一點，在我們稍窺佛學的人，實不能來負擔這個責任。

宋朝理學家們所謂「明心見性」，這確是從佛學裡偷來的，因為明心見性這一句話，是出在佛經裡的，無可諱言。但佛禪戒急崇緩，不知傅隸樸先生何所見而云然？假使佛禪要積力久始見工夫，而便認為佛禪戒急崇緩的話，那末那一種學問；那一種事業，不是積力久而始見工夫呢？孔子十五歲而知學，積二十五年之久，至四十歲纔能不惑。國父從事革命積四十年之久，遺囑上還

空，皆塞滿的是裝甲車，炮艦，轟炸機，殺人如麻，流血成海，那是娑婆的事情；這極樂世界的陸水空，充滿的是清淨莊嚴，和氣慈祥，莫說是娑婆人間不能比，就是天上也比不了萬分之一，就連其他佛國來說，也是比不了的；這樣莊嚴，只有是極樂世界一處專美而已。

昭示我們，「革命尚未成功」。可見積力久始見工夫，並非戒急崇緩，實在是治學和治事必須的過。反之，佛學並不是崇緩的，而是精進的。修行的六度——布施，忍辱，三持，四精進，五禪定，六智慧。精進列在修行的第四端。精進就是力行不倦，也就是不懈怠。又學佛修行，連睡也列為魔事之一，可見佛學決不是崇緩的。

傅隸樸先生又以佛學的真理和力量，認為都用在不極一方面。所以提高我們警覺：「如果我們不願為印度之續，我們就不當崇尚他那套緩工夫」。印度國家不振，在十九世紀末葉，就受英國統治，現在雖為獨立自主國，依然不能奮發自強。如謂是受了佛學的影響，那我們更不能為佛國家負這個責任。印度的宗教，不僅佛教一種。其稱謂了漢，佛曾說他們是焦芽敗種。因為羅漢不肯發願救度眾生，所以為佛所不取。佛學真諦：是要自利利他，白度度人。才算是真正的學佛：決不容許消極的自修，必須要有犧牲自己的一切，救度苦海的一切眾生，才是佛學的真理和力量，這種真理和力量，究竟是消極還是積極，不用再多說了。

傅隸樸先生這篇「緩不濟急」的宏文引語未免傷及佛學的真理，如不加以闡明，恐怕不明佛學的人，發生誤解，認為佛學是緩的，是消極的，是有礙國家發展的。故不得不略書數語以明佛學的真理。